

解剖台外

——解剖室之一——

呂 錦 泉

就這樣裊裊輓歌昇起

解剖刀啊解剖刀

每一條神經向你示意

說洪荒說未來，洪荒 未來 洪荒

我們血液有種精細的驚紅

爲一位曾是母親的逝世

太陰下

舉眉推開黑黑的未知

那亡命紅塵的步履

步步徘徊 步步踏響

我的瞳孔就這樣扭曲着每一凄然的韻律

序曲第二十二章

——贈一友人生日——

呂 錦 泉

曾經相信 也仍然迷信

迷信這方天地是美的最好見證

一道蛙聲迷失的風般迴盪開來 今晚

這方天地驚起了小小的騷動

愛情翩翩走過

倘若你記得 讓我們回到洪荒

讓我用乳名向你靈魂註冊

在這方天地孤守一小千世界

一座四方城

一次狡滑詭譎的辯論

在靈魂與靈魂間

淒風吶喊 衆樹鳴掌

稀疏的星斗是不言的聽衆

我已慣於在雲母石的黑殿裡傾聽陌生人寂寂的步聲

手握上帝的請柬

衆魂迷路於太平間

以糾纏的髮束傳遞徬徨的信息

縷縷幽魂啊

簽你的名字於風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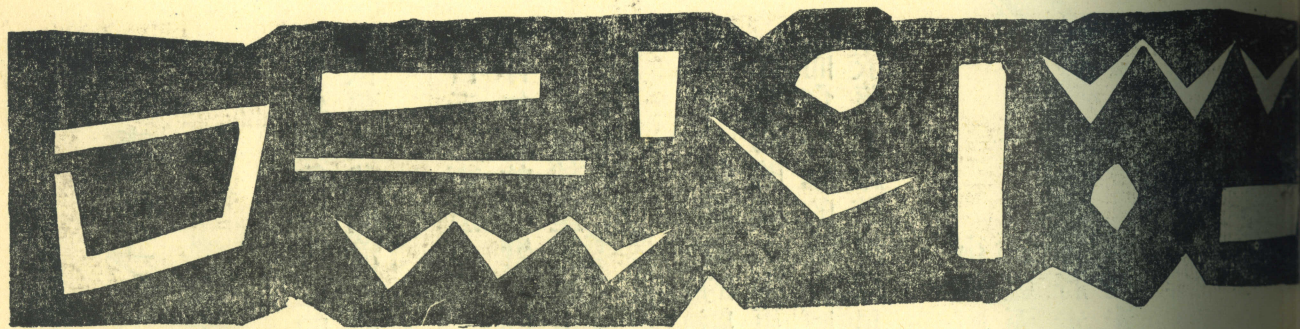
讓我聽聽

我將叩訪荒山上每一碑石

問問你的芳名

而每柱香都是慈航

汝必歸兮 汝必安息



說你愛梵谷愛蕭邦

愛濃濃的咖啡加二塊糖

我飲下自眼中溢出的詫異

爲一則很幽玄的謎

很迷人的謎底

覆着令人相思的名字

你的名字是我擺向夢的渡船

所謂黃昏

就這樣昏迷

所謂月晚

就這樣睡去

拾夢的人趕赴一場生日宴會



畫像之六——吳興街

洪 輝 雄

千年雨後 古老的街道 你悲鬱的容顏
依舊是我回憶的故里

古老的街道

你無言的手臂將向何方伸展
才能穿越屋簷的束縛
把天空觸及

日日 你重繭的軀體
在飛揚的塵土中更顯純粹
而你倦極的笑容呵
依舊把那黯淡的星空燃點

街道呵 街道

在藍天與危樓的俯視中
你將走向山顛
或是走向行人的行列

戲劇

樸
虹

他只默立一分鐘就轉身向另一條路
去吧

他只默想一世紀的歷史然后就殘忍拉下眼皮

夢與夢的國境如此惶惑

字的秩序仍然機械如昔

古代的獵人滿身荆棘 匆忙匆忙

改變的手把着大腦搖落今日 就趕一次

趕一群迷失的飛雁

再乘上擁擠的列車去看那兒都有的落日

他只默視一剎那就轉眼向另一條路
去吧

這是一則新秩序（人訂的）

夢想都夢不到的奇蹟 戲劇的

有這麼一天：他乘上飛機去欣賞海的寧靜

突來的樓與樓竟然倒塌如半臥的活屍

現實的脚步焚化 悠閒悠閒

看一場吵雜的鬧劇

他默然的像赴一次夜宴 黑悽悽的滿足